

祖国内地获台湾文学大奖最多的女作家的倾情力作

远嫁

بعيد الزواج



樊小玉 ·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祖国内地获台湾文学大奖最多的女作家的倾情力作

远嫁

بعيد الزواج

樊小玉 ·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2000年 · 成都

725

44.6528

FX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嫁 / 樊小玉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0.9
ISBN 7-5411-1905-9 (2000.11 重印)

I. 远 ... II. 樊 ...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7726 号

责任编辑: 陈 红 林文询

封面设计: 樊 飒
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
责任印制: 龙小龙

责任校对: 刘文玉等

书 名 远 嫁

定价 13.00 元

作 者 樊小玉

ISBN7-5411-1905-9/I·1644

2000 年 9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二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6.875 字数 13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电话: 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

(028) 6666563 [编辑部]
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邮政编码 610012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

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 不得销售; 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 (028) 6636481 6241146



首席大厨

放下了电话，心里却暗暗发愁，替贾米尔。

五十年前，一位中国船员漂洋过海时，在红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，迷上了一位阿拉伯姑娘。船员从此离开了大海，留在了这个温暖的港湾里。一年后，他接来了在中国的结发妻子和三岁的儿子。

从此，那个叫顾升贤的三岁男孩，身份证上换成了阿拉伯名字：贾米尔·阿布杜拉·舍那。

“舍那”是姓，译过来，便是“中国”。做了阿拉伯人，却一生一世留着“中国”做姓。中国的根，世代代是断不去的了。

于是，亚丁港外的玛拉大街上，新开张了个中国小饭馆。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，小饭馆扩成了两层楼的“众胜餐厅”。如今，这个亚丁唯一的中国餐厅，已无形中成了当地的一个社交场所。不仅外国人大都在这儿用晚餐，当地政府的重要宴请，也多是在这里操办。

贾米尔便是这家餐厅的老板。

他这老板做得辛苦。除了睡觉，成天都泡在餐厅里，

家里是找不到他的。因了投缘，常去他的餐厅小坐。熟了，便觉得奇怪。这么大个餐厅，竟只有一个厨师，其他的都是些杂役，不能上灶掌勺。在国内这般大小的餐厅，少说也要五六个厨师，生意好时仍免不了要闹哄哄地忙成一团。问贾米尔，他说当地人工太贵，上国外请手续又太麻烦，故此只好辛苦自己了。遇到宴请，贾米尔便下厨掌勺，偌大的一个摊子，也就这么紧紧张张地应付了下来。

眼下，让贾米尔发愁的就是厨师。厨师叫噶希姆，当地人，在这餐厅已做了近二十年。噶希姆的儿子也在餐厅干活，帮着做些杂务。不幸的是，这年轻人从小患有癫痫病，时常发作，近来尤其频繁。为给儿子治病，噶希姆花了不少钱，却总不见效。前不久，听说印度有位医生在医治癫痫病方面颇有神通，便向贾米尔告了假，要带着儿子去印度碰碰运气。

尽管噶希姆的假期只有一个半月，却难煞了贾米尔。餐厅只在晚上营业，贾米尔也常下厨做菜，但整个晚上顶在灶间却是断断不行的。他要收钱，理账，还兼做着大堂经理。再能干，也只是一个人，劈不了两半去。

关门是不敢想的。太太和孩子都在香港，那是个处处要花钱的地方。学校和商店不会因为你的餐厅要关一个月的门，就免收了你的费用。

贾米尔想到了我们。他知道我们公司食堂有几位厨师，打电话来问能不能抽出一个帮他，费用他来付。

待徐回来，告诉了贾米尔来电话的事。“我去问问。”



徐说着返身出了门。

人很快便回来了，结果不用问，满脸的无奈。

我们有四个厨师，做二百多人的饭。工程是三班倒，厨师也跟着三班倒，半夜里还要起来给上夜班的人做加餐。他们也忙。

只好把实情告诉了贾米尔。他在电话那头默不做声，待一会儿，又急急地说：“等等，我来一趟。”说着便放了电话筒。

觉得奇怪，对徐说：“没有厨师给他，还来做什么？”徐摇摇头，忙他的事去了。自己怔怔想一会儿，想不出头绪，也就抓起文件打字去了。

打完文件，让徐看过，便去办公室复印。待从办公室出来时，见贾米尔那辆破旧的拉达车，卷了团团的尘土从大门口冲了进来。知道他是急性人，开车总是这么横冲直闯，跟忙着救火似的。只是奇怪他哪儿来的好运气，这般开车也不见出车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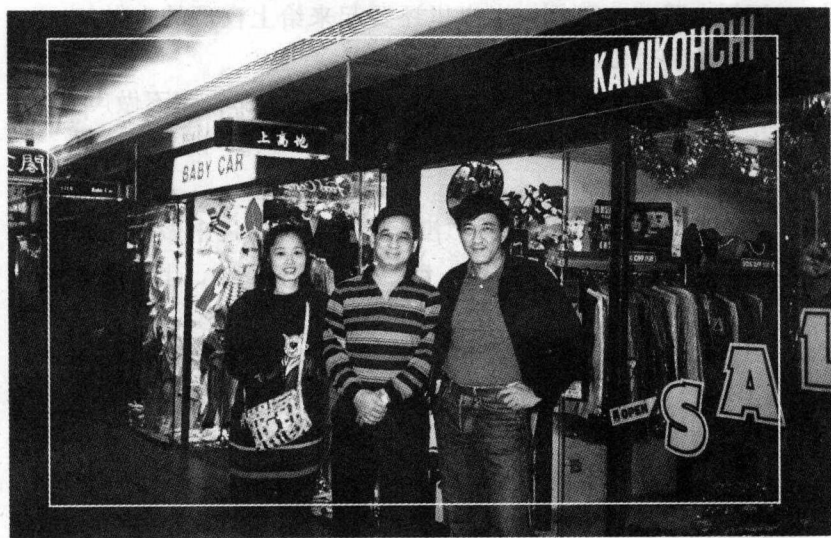
车狠狠刹在我们的住房门口。没等我说话，人已经急匆匆地进了屋。正准备从冰箱里取矿泉水给他，却听他劈头就是一句：“我看这个厨师你就能做！”

让这话吓了一跳，水也忘了递给他：“什么什么，你倒是说清楚了，谁能做厨师？”

“你呀，不是挺会做菜的吗？”

“那可不一样。你那里是干什么的？正二八经的买卖！想让我砸你的招牌呀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他这会儿倒不急了，笑眯眯地看看我，伸手将矿泉水接了过去。“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没关系的，你平日在我那儿怎么做，到时就怎么做。”



作者夫妇与众胜餐厅老板合影

我还真在他餐厅里做过菜。贾米尔的太太孩子全在香港，这里长年来都是他独自一人。逢到周末餐厅歇业，必来电话叫了我和徐去喝酒聊天。到餐厅后，我便自个儿进到厨房，将七八个大冰柜一一看过，然后拣那爱吃的各样选一点，做好了端出去。因公司有食堂，平日里用不着自己做饭，所以这顿周末的晚餐，总是做得十分尽心尽意。



贾米尔见我喜欢烹调，也就隔三差五地教我些海鲜的做法，他的拿手菜就这样让我学了好几个去。过后仿着葫芦画瓢，倒也有七八分像。

没想贾米尔就在这顿晚餐中，看好了我的手艺。

听他说得认真，仔细想想。竟还有些动心了。没想徐却在一旁叫起来：“不行不行，就她那两下子，只能糊弄地主资本家。”

我乐了：“你算说对了，上他那儿的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，想糊弄贫下中农都没有。”

“算了吧，你逞什么能，别误了贾米尔的事。”

“我又不是没做过厨师。忘啦？当年做新兵时，我在部队的食堂当过一年的炊事员。眼下嘛，对我来说是重操旧业。”

“你那也敢叫厨师？不就是帮着人家烧个火洗个菜么，人家没敢让你掌过勺吧？况且，你的手艺我还不清楚？我们家请客时，几个媳妇里还轮不到你上灶做菜呢。你的两下子，顶多也就是对付对付我罢了。”

徐这一说，倒让我做了决定。对付外国人，总该比对付丈夫容易得多吧。我扭了脸对贾米尔说：“什么时候去你那儿上班？”

“明晚上行吗？”

徐吓一跳：“你还真去？”

“你愿意看着餐厅关门？”

徐没话了。我知道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贾米尔关门歇

业的。他知道贾米尔受不起这样的损失。

“明天你下班后，我开车来接你去餐厅。”

“说定了，六点见。”

贾米尔咧嘴一笑，这才拧开矿泉水的盖子，咕嘟嘟灌了一肚子水。

送走贾米尔，拉着徐说：“喂喂，我现在是亚丁的首席大厨了，你有没有点肃然起敬的感觉？”

“别逗了。”他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“无知者无畏，倒是很像你干的事。不过，我也跟着你倒霉了。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接你呀。贾米尔天天晚上要结账，等他送你回来得后半夜去了。别忘了你白天还要上班，这么折腾一个半月可不是闹着玩儿的……不过，说不定你新鲜三天就不干了”呢？”

狠狠地推他一把：“咱们走着瞧！”

知道是没有退路了，反倒是横下了心来。无论怎样辛苦，也要把这一个月做过去。不过，自己心里是清楚的，在那满满荡荡的新奇和兴奋里，尚留着一丝心虚的缺空。徐说对了一点，这不是闹着玩儿的。若是砸了众胜餐厅的招牌，我非留个千古遗恨不可。

我穿着无袖体恤衫和西式短裤进到厨房里时，那些做杂役的工人都看直了眼。

在这个穆斯林国家，不仅女人从头到脚被一袭黑布遮



得严严实实，就是男人，也从不穿不过膝盖的短外裤。男人要么穿长裤，要么裹一条被称为“套尔服”的筒裙。外国人可以随便些，长裤短裤甚至太阳裙。但我每次到餐厅来，总是穿着裙装或长裤，装得很淑女样。

这般露胳膊露腿的装束，自然是头一回，也难怪那些人惊诧。

因常来贾米尔的餐厅，所以知道只要做了大厨，淑女便做不成了。厨房里油烟大，不能安装空调。在厨房工作的人，就靠了那十来个抽风机和电扇，夜夜在酷热里捱着。不过，当地人对此似乎已经很习惯，很少见谁因此就大汗淋漓。

但我不行。往日来餐厅玩，都是逢着歇业，灶间里没生火。即使如此，在厨房待上十来分钟后，也是要急急地钻到楼下的餐厅里去吹空调。亚丁气候终年炎热，外来的人，若没有了空调，是很难过下去的。

尝过那热，所以特地选了这身衣服，不去管别人怎么想。以后时间长了，他们也习惯了我。餐厅附近的住户中，有一家的主妇常来厨房走动。一日，她羡慕地盯我半晌，方才说：“你这裤子真好看。”

只是穿得再少，也散不去那热。尤其这头一日，进厨房五分钟，衣服便被汗水黏在了身上。再过一会儿，汗水居然流进了眼里，刺得眼睛涩涩地疼。看那些当地人，不但汗比我出得少，面容神情也自得坦然。一时里，真是嫉妒死了他们。

来餐厅的路上，已听贾米尔详细地说清了要做的事。到餐厅后，他又给了我张菜单。每道菜都按序编了号，比如5号是鱼翅汤，10号是蚝油牛肉。客人点了菜，服务生便将写了号的单子送到厨房，我再按着号将上面的所有菜备齐。

菜单上是英语和阿拉伯语，我则在每道菜后注上中文。写完，贴到备餐桌旁的墙上，一扭头就能看见。干完这个，便赶紧跑进灶间，将要用的佐料和原料一一放好。未等我料理完，第一张单子就送上来了。

看完单子，知道吃饭的是一个人，心里总算不那么发慌。让专管油锅的人看了菜单上的号，先去做那道油炸的菜，接着在灶间烧上汤，这才出到外面的备餐桌前准备炒菜的原料。

就在这时发现备料时忘了拿虾出来。而送来的菜单中，恰好有一道茄汁大虾。

“虾放哪儿的？”我用英语问给我打杂的工人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一脸的疑惑。

我跑到水池边，那里有七八个工人在清理原料和洗涤餐具。

“请问，你们谁会说英语？能告诉我虾放在哪儿吗？”

都回头笑嘻嘻地看着我，却没有人答话。我又问了一遍，一位年长些的走上来，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通阿拉伯话。

一下急出身汗，拿着菜单就往楼下的大堂跑。至楼梯

的玻璃门前，差点儿和进来的一个年轻人撞个满怀。他慌忙闪到一边，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他说的是英语！

连忙一把拽住他：“你会说英语？”

“一点点。”

“正好正好，我也是一点点。虾的本地话怎么说？”本就说不好的英语，此时更是结结巴巴。

“井果。”

急忙转了身，对那些厨房里的工人叫道：“井果，我要井果！”

给我打杂的工人恍然大悟，钻到个角落里拿出一大筐虾。

一边说着谢谢，一边忙不迭地钻进灶间。手脚忙乱了一阵，总算将单子上的菜做齐了。端了菜出来，见方才那位年轻人还在外面等着。问他，才知是假期打工的高中生，专管上下端菜送单，今天刚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。

“欧曼尔。”

“好的，欧曼尔，下回送单时，再教我几个词，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欧曼尔端走了菜，留下个愉快的笑容。

从第一张单子送上来后，就再没有了一分钟的空闲。接过一张张单子，跑进灶间做出一道道菜，然后再在那单

子上一下下打勾。忙的太狠，竟不知道了热。衣服是早就湿透了，索性任那汗流，不再去动挂在墙上的毛巾。

只有欧曼尔来时，才说上一两句话。渐渐的，墙上那张菜单多了些歪歪扭扭的中国字：胡椒、豆粉、螃蟹、蛤蜊等等。中国字旁边，用拼音注着本地话的谐音。虽不很标准，但说出来，旁人却是听得懂了。

十点半后，单子渐渐少了。终于，做完了最后一个龙虾拼盘，才发现备下的一大瓶冰水，业已喝得精光。四个多小时了，第一次有了机会在椅子上坐坐。

身子闲下来，脑子里就有了空去想这做厨师的辛苦。头一天已这般吃不消，那答应下来的一个半月，真的做得下去么？

欧曼尔又来了。他端起最后的一道菜，却没急着走，偏了头问我：“中国话的姐姐，怎么说？”

我不想说话，可还是说给了他。

“姐姐，姐姐……”他自个儿念了几遍，然后盯着我一笑，“中国的姐姐，很好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们的女人，做不了这个，中国的姐姐，非常非常的好。”

懂了他的意思。中国的女人，非常非常的能干。

欧曼尔走后，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傻傻地想。一会儿，徐随着贾米尔进了厨房来。

看见我疲惫不堪的模样，徐着了急：“不干了不干了，



你要把我老婆累死呀！”

贾米尔不吭声，自己进了灶间。

我摘下围裙，对徐说：“你等等。”边说，边收拾备餐桌上的东西，将未用完的——放进冰箱。清扫工作自有人做，便不管了，绕到桌后去取挂在墙上的拎包。

贾米尔端着盘鱼丸子从灶间出来。这是他的拿手菜，也是我爱吃的。

看我要走，就说：“你还没吃晚饭呢。”

我说：“现在什么也吃不下，只想回去赶快洗个澡。”

贾米尔不吭声了，转身拿过一个送外卖的塑料饭盒，将鱼丸子倒了进去：“带回去吃吧。”

我明白贾米尔。我们这个爱美食的民族，善于用食物来表达心意。只有中国人，才会懂得这份交流。

接过饭盒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才轻轻地问：“明天什么时候来接我？”

“还是六点吧。”

徐叹口气，伸出胳膊，搂住了我的肩膀。

竟然就这么做了下来。回回收工前，都对自己说，一定告诉贾米尔，明天不干了。可到了第二天，当贾米尔的车停在门前时，又抓着拎包冲了出去。只怕去晚了，厨房里的事安排不过来。

只是晚上的觉总睡不够。当地气候炎热，为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，公司早上六点上班。我每晚从餐厅回来，最

早也是十二点。再洗洗弄弄，差不多也就近一点了。幸亏中午有三个小时的午休，否则早就累趴下了。即使这样，早上起床也是件极痛苦的事。常揉着眼对徐说，待这大厨做完了，一定请假睡它个三天三夜。

在餐厅，倒是应付得自如了。遇到厨房里不是太忙时，便将那菜当成了艺术品，由着性子挥洒一阵。过后，贾米尔便会专门从楼下跑上来，告诉说顾客非常的高兴，自己也会跟着欢喜好一阵。

有时顾客少，早早就收了单。若徐还未开车来接，便到楼下贾米尔的办公室里等着。贾米尔这时多是忙着收钱结账，有时也抽空给在香港的太太去个电话。他们说的广东话，对我来说无异于外语。叽哩呱啦的一大通，只有最后那句英语是懂的：“I love you.”

他真的是极疼爱他的太太。阿拉伯人结婚早，女孩儿十五六岁就开始出嫁。二十多岁还未娶妻的男人，不是穷光蛋就是有毛病。可贾米尔快三十岁了才结婚。他说，就是为了找个中国女人，他才等了这么久。无论护照上写着什么国籍，他骨子里的中国血统是改不了的。他的孩子，当然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

中国的根，就这么难断么？

我认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，都娶了当地人为妻。那再下面的一代，已寻不到几分中国人的模样。如果说还有什么与中国牵连的东西，那就是广东话了。贾米尔同父异母的弟妹都是中国妈妈带大的，即便是远嫁美国的妹妹，也

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。

贾米尔果然没有白等。他终于娶到了一个娇娇俏俏的中国女人。不仅漂亮，性情也好，笑起来像个孩子。来亚丁探亲，总是在餐厅帮着做菜，回回都做到上飞机的头夜。我常说贾米尔，你这人真有福气。十万八千里的去找，还寻上这么个好媳妇。那些香港男人，真正是些错失良机的笨蛋。

有时也在办公室里帮着卖些纪念品。贾米尔为人忠厚，但在做生意上却是一流的精明。他从港台购来些体恤衫和纪念品，印上“众胜餐厅”的字样，一边还印个大红灯笼。一些外国人，尤其是欧洲人，很讲究文化的通融性。来餐厅吃了饭后，总要来买件体恤衫，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。一次外出，见了一家四口的法国人，统统着大小不同、颜色各异的“众胜餐厅”的体恤衫，喜笑颜开地在大街上游逛，就像尽职尽责的广告模特。

便对贾米尔说，他们做了你餐厅的广告牌，该是你付钱的，怎么倒是他们自己花钱来买？你这人做生意真是精死了。

贾米尔憨憨地笑。我也笑，笑他的精明。

笑一阵，他才对我说：“有本事便去赚外国人的钱。你见我赚中国人的钱了么？”

这倒是。中国人来吃饭，贾米尔从来只收成本。还常提了新鲜的鱼虾，送到中国公司或中国专家组去，那是一分钱不要的。

知道系着我们的，是中国。这两个字，便是一份浓浓的情。

一日，正在办公室等徐，一个大胡子钻了进来。一年前在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就认识了他，欧洲某国驻这儿的大使。每次来餐厅，身边总伴着一位个子不高的年轻女人。这女人不算漂亮，但打扮得却十分性感。

贾米尔告诉我，那女人是大使馆的三秘，也是大使的情人。大使夫人在国内未来，于是两个寂寞的“单身汉”便很自然地凑到了一块儿。用中国的话说，做了露水夫妻。



作者与餐厅老板在一起

尽管这夫妻只是临时凑合，但两人却相亲相爱形影不离。贾米尔对此很不以为然。虽与大使很熟，但对那女人却客气得有些生分。大使也是明白人，凡有事找贾米尔，总是独自前来，将女人留在桌边等待。

我为这事笑过
贾米尔。你这人好传统啊，就是在大陆，像你这般保守的